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乙卯。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牛鑑。程矞采。先後奏請。截留赴浙之河南官兵一千名。防守江蘇地方。當經降旨允准。茲奕經等馳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蘇。仍將截留河南官兵。派員星夜管帶赴浙。欽此。又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尖山逆船。闖赴外洋一摺。逆船忽去忽來。蹤跡詭祕。江蘇洋面。緊與浙省毗連。必應扼要嚴防等因。欽此。伏查截留河南官兵。前准揚威將軍咨會。臣以浙江省城緊

要。如果江蘇尚可無虞。即飭令查照在前原奏。由帶兵官

督押前進。茲奉

諭旨。業經撫臣程矞采飛札臬司常恩將統帶之河南兵三百二

十名。立刻移知帶兵官。作速帶領赴浙。聽候將軍調用。並

飭江震二縣。妥為應付。勿稍遲延。至蘇州內河。與浙省交

界處所。以王江涇。平望鎮。兩處最為扼要。現有揚州營兵

在彼備防。又奉

諭旨。調撥湖北精兵。派撫督劉允孝管帶赴蘇。今更將山西備調

之大同等鎮精兵一千名。迅赴蘇省協同防守。兵力已不

為單。雖湖北。山西。兩處官兵。到蘇稍需時日。但現在乍浦

夷船全退。尖山逆船。亦復開赴外洋。是杭州嘉興兩府。已稍安定。又有揚威將軍統帶重兵。分派各處嚴防。不啻為蘇州省城重重門戶捍衛。蓋江蘇毗連浙省。到處內河相通。浙省之杭嘉二府。固於金湯。即江蘇之內河一帶。安如磐石。此時似可毋庸於本省鄰省。再行徵調。惟逆船忽去忽來。蹤迹詭秘。現在尖山之船。雖經駛去外洋。誠如

聖訓。難保其不乘風乘潮。突入江境肆擾。是江浙連界之內河。尚可稍寬。而江省最要之海口。必應密防。於四月二十七。二十九等日。據南滙川沙等處探報。滙頭洋面迤外。瞭見大戢山前面。小洋山後面。停泊夷船二十餘隻。火輪船二隻

等語。該處為江浙分界之區。可以北駛天津。可以內犯崇明。而進南匯之高家嘴。即達吳淞海口。現經提鎮大員。帶兵駐劄。布置業經兩載。防禦極為森嚴。臣已密飭縣營。隨時確探。萬一海口有警。自當力籌堵勦。嚴申紀律。毋俾竄入。其蘇州內河各處。一俟劉允孝帶兵到後。臣與撫臣。會同該提臣。察看情形。將湖北。山西各兵。擇要安置。不任奇零散布。以期得力。儻或遠省官兵未到。而內河又有警報。

臣與撫臣。自當欽遵

諭旨。酌於鄰省本省。就近徵調。一面飛咨。一面奏

聞。斷不敢少有遲緩。致誤事機。現已密飭徐州河標等營。遴選勁

兵。存營備調。俾資應手。

牛鑑又奏。臣正在繕摺間。接據派防黃家灣守備嚴承恩飛稟。三十日辰刻。瞭見黃家灣外塘。相距有二十里之遙。有火輪船二隻。四桅大夷船一隻。白篷小夷船一隻。共船四隻。向西北行駛。並據川沙廳稟。二十九日酉刻。探役聽聞東南六七圍洋面。礮聲聯絡。隱隱有船十餘號往北行駛。時值黑暗。不能細探等語。查黃家灣。離東礮臺。僅三十餘里。地方荒僻。外有嫩灘數里。人多不能立足。該逆如敢舍舟登陸。正堪殺獲擒俘。惟既向西北行駛。又在川沙六七圍外洋。仍往北行。自係窺伺吳淞。意圖滋擾。該處雖有

提鎮大員。帶兵堵禦。必須臣親往調度。以壯聲威。茲於五
月初一日。拜摺後。即由黃浦江乘舟前進。如該逆竟敢豕
突而來。立當策勵將士。踴躍進攻。若窺川沙之東礮臺。臣
即當駐高橋督戰。若窺吳淞之西礮臺。臣即赴寶山督戰。
儻弁兵稍不用命。並即懍遵
諭旨。軍法從事。總期克敵制勝。以慰
宸廑而資保障。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江蘇省城靜謐。內河防守嚴密一摺。又另
片奏。黃家灣有夷船往北駛行。該督乘舟前進等語。覽奏均悉。
該逆舍浙江而入江蘇境界。顯有窺伺滋擾之意。內河以王江

涇。平望鎮兩處。最為扼要。現有揚州營官兵在彼協禦。湖北。山西兵丁。陸續可到。足資調撥。據稱小羊山後面。探有停泊夷船。又黃家灣外塘二十里之遙。亦有船往北駛行。其為窺伺吳淞口岸。已可概見。現在該督親往督兵。著先申明紀律。加意防守。如將弁兵丁。有臨陣退縮者。即以軍法從事。至逆夷全恃漢奸為接應。尤當嚴加防範。勿稍大意。該逆杉板船隻較大船更為便捷。每當槍礮轟發。煙火迷離之際。輒趁勢攏撲。使我兵倉猝不能辨別。及至近岸。已有措手不及之勢。著該督剴切曉諭。將弁兵丁。總俟夷船駛近。度量礮力可及。然後奮加轟擊。斷不可一見帆影。紛紛開放槍礮。致墮奸計。崇明地方。孤懸海外。為內地

脣輔。亦應派兵防守。以固疆圉。江蘇省前調各省官兵。及本省兵勇。共有若干名。是否足資派撥。此次所調湖北山西官兵未到。儻有警報。著該督仍遵前旨。酌將本省鄰省官兵。一面飛調。一面奏聞。不可稍有遲緩。至江浙連界之內河。固須調兵防守。而海口扼要處所。尤宜厚集兵力。如崇明。吳淞。上海等處。兵力尚單。著即於調到湖北山西兵內酌調。以資防勦。不可顧此失彼。致誤事機。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尖山逆船。開赴外洋一摺。所奏退出外洋之船。究

竟駛往何處。著即確切探明。至宋國經稟稱。擊斃逆衆無數。長喜稟稱傷斃逆匪甚多。著該將軍確查具奏。並將首先潰散官兵。查明按軍法懲治。毋得稍存姑息等因。欽此。伏查逆夷於三月二十七日。退出甯郡。雖我兵不時驚擾。該逆屢被斬獲。以致畏逼竄退。奴才等即慮及逆夷占據甯郡。半年之久。防守亦極嚴密。何一旦全數退出。夷情叵測。或因此地不能安居。轉向他處海口滋擾。誠不可不豫為嚴防。並因浙江省城。及乍浦江蘇。上海。尤為最要之地。當即飛咨江浙督撫。札飭防守乍浦。及各口岸文武員弁。加意守禦去後。不意該逆果如

聖諭。將計就計。竟以大幫船隻。全力攻犯乍浦。奕經遠在紹興。至四月初九日。始接乍浦稟報。有夷船遊奕。趕緊札飭冀長總兵尤渤帶兵前往。并截留續調到浙之陝西官兵。就近往援。初十日夜間。始聞乍浦官兵接仗。赴援各兵。尚未趕到。旋於十一月未刻。即接平湖縣稟報。乍浦業已失守。當查乍浦滿漢兵勇。及奕等特調駐乍防守之陝西勁兵。共有六千餘名。似已不為無備。何至逆夷甫來。遽爾失陷。不勝駭異。嗣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及奕等密探。均稱該逆大小船隻。并火輪船。實共二十八隻。於初九日早。在西行汛。唐家灣檀樹泉等處。一路橫排。其大礮俱係兩面排列。

大船約長三十餘丈。有礮六七十門。小號船隻。亦長有二十丈。列礮三四十門。先從大船桅頂開礮數聲。各船大礮即接連同時開放。聲如迅雷。勢如驟雨。我兵雖即開礮迎敵。擊斷夷船大桅兩根。無如礮位既較彼為少。該逆俱藏伏船內。未能概行轟擊。兼之逆船隨時掉轉。可以兩面輪替開礮。其勢更屬不敵。兵勇業已傷亡甚多。夷兵及漢奸。即乘開礮之時。解放杉板小船。往來梭織。載送夷奸上岸攻撲。我兵奮力在唐家灣燈光山一帶。用擡礮攻退三次。惟該逆杉板船隻。屢次往來。夷兵愈添愈眾。而漢奸又復偷從獨山背後。接引逆夷兩路上山。我兵三面迎擊。內惟

陝甘官兵。尤為奮勇。撞敵亦極得力。帶兵都司韓則祿。身受九傷。猶復督催力戰。現查此項官兵傷亡者共有二百餘人。次則駐防滿兵。甚為出力。多係迎面帶傷。佐領移精額。即係面帶二傷。項帶一傷。始致倒地被獲。其傷亡確數現尚未經查明。山東鄉勇。人尚勇猛。惟以所持器械多係長矛短刀。不善施放鳥槍。是以接仗時。頗有傷亡。而未能得力。至本省之嘉湖乍太四營官兵。人多輭弱。甚屬無用。尚有福建鄉勇。本係福建同安縣人。攜眷寄居乍浦。業已多年。共有五六千名。幾同土著。向係以接買洋貨為生。誠難保其不與逆夷暗地勾結。特以人數過衆。又無勾結逆

夷實逆。自未便一旦驅之遠去。因於去年下浦設防時。擇其強壯者七百餘名。募為鄉勇。以冀潛消反側。漸與我兵聯絡。有所鈐制。無如狼子野心。當官兵接仗之時。勾引逆夷爬城放火。即係此輩。以致我兵腹背受敵。力絀潰散。因而失守。尚非疏於防範。凡此情形。茲連日查訪。甚屬確實。並無揑飾。前次長喜德坤等稟報。均係各就接仗處所具稟。是以船隻人數。稍有不符。現在參贊大臣特依順已赴該處核實查辦。並查點實在傷亡人數。安置滿漢官兵。擇要設守。如查明并兵何路首先潰散。遵

旨即在軍前正法。以振士氣。應俟移沿到日。即行據實具奏。分別

辦理。至擊斃逆衆漢奸。各路稟報。總未能得有確數。祇緣逆夷屍身。彼時即為該逆檢出載回。擊死漢奸。雖在民勇之中。日久屍腐。亦無從辨認。惟現據委員鄭鼎臣由定海稟稱。探得乍浦接仗時。損壞夷船一隻。共傷夷目四名。死者約數百人。該逆載回定海。一半乘夜在東山頭地方掩埋。一半用灰醃屍。裝在船內。受傷者六七十人。俱在東嶽宮調養。現有十餘名。因傷身死。並查該逆自乍浦退出後。據各路探報。又有大船二隻。駛向招寶山。數隻退回定海。其餘大小船約二十餘隻。均竄赴江蘇洋面。現又據探報。鎮海之招寶山。停泊夷船二隻。逆夷千餘名。仍在山頂盤

距。定海道頭及各港停泊夷船十六隻。內有佛華國船二隻。距乍浦二百餘里。小羊山洋面。停泊夷船二十五隻。又吳淞外洋。停泊六隻。外有火輪船三隻。忽北忽南。時向各處游駛。共計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其停泊處所。亦間有移動。現又據報溫州府泥嶼洋面。有夷船游弋。並傳聞崇明外洋。亦有礮聲。奴才等查夷船既係隨處游弋。各路海口。自宜嚴密防守。奴才等現已於各口岸。酌量添兵。並嚴飭各文武員弁。加意守禦。毋稍疏懈。至省城為根本重地。尖山為省城咽喉。平湖又逼近乍浦。三處均屬最要。奴才等即將現在報到之續調陝甘兵二千名。河南兵一千名。添派屯紮

分守。并查防守省城官兵。除本省滿漢官兵外。共計江甯八旗。陝甘。河南。山西。湖北。安徽。及四川屯兵。統計已有四千餘名。其前次與巡撫劉韻珂商酌。抽撥本省官兵二千名。似可毋須再調。已札飭各鎮營。令在原營當差聽候調遣。以節縻費。一面仍將調到省垣之防守曹紹官兵。并調赴曹紹之前路兵勇。仍酌在紹興。曹江。上虞。三江。瀝海一帶分紮。預備防勦之用。再查慈甯一帶。原係余步雲督同副將托金泰等。管帶兵勇。在彼屯紮。應即飭令段永福前往更換。其曹江。上虞一帶。則係提督陳階平。并總兵李廷揚李錡等。分段帶兵駐守。紹興地方。現有文蔚帶領署理

松潘鎮副將恆裕及紹興協副將德亮。管帶兵勇。駐紮該處。奕等遵

旨復派副都統銜侍衛珠勒亨。前往幫同管帶。該員雖於綠營事務。不甚熟悉。現有恆裕德亮會同講求練習。亦可無誤。惟是逆情詭詐。其船隻往來。並無定蹤。每次接仗。傷亡人數。亦必諱藏甚密。恐為人知。其前次奪取乍浦。占據數日。忽又全數退出。或因該國實有內變。或聞嘉興海寗處處添兵。勢將進勦。抑係以七品職銜伊里布。致書緩兵。因之退出。均未可知。是寗波乍浦該逆前後竄退。尚非無故。特由奕等才識短淺。昏昧無能。自上年出師以來。雖日夜籌思。

寢食俱廢總未能所向如意逆夷但受小懲未經大創以

致上廑

聖懷實屬有辜

委任負罪良深惟有仰懇

朱批。[illegible]以重罪。[illegible]

皇上天恩將奴才等治以重罪仍乞

[illegible]速一舉[illegible]深望也。

恩准戴罪辦事奴才等具有天良自應勉竭心力激勵將士設法籌

辦務期速靖逆氛稍酬

高厚斷不敢稍存畏葸貽誤事機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遵旨覆奏一摺所查乍浦接仗情形並大

小船隻竄赴江蘇洋面覽奏均悉本日據牛鑑馳奏該省洋面

現有夷船往來窺伺。已降旨飭令牛鑑在各海口要隘。分兵防堵矣。奕經等現恐逆夷竄入。已於各口岸添兵守禦。其省城尖山。平湖等處。尤當互為聲援。切勿顧此失彼。至該逆將船隻分駛江蘇洋面。儻有警報。著奕經等或派大員。帶兵前往接應。或因逆船多赴江蘇。則浙省船隻必少。趁此時攻襲鎮海。或遣派兵勇。潛赴定海。焚燒逆船。庶使該逆多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其應如何辦理。方可得手之處。總在該將軍等熟籌現在情形。相機決勝。朕亦礙難懸揣遙制也。至逆夷全恃漢奸為引導。不除漢奸。無以克敵。據稱乍浦接仗時。有現充鄉勇之福建同安縣人。勾引逆夷爬城放火。此等悖逆兇頑。殊堪髮指。斷難稍從

寬宥。現既攜眷寄居乍浦。何難按名弋獲。著奕經等迅即查明。
以軍法從事。該將軍參贊。惟當激勵將士。敵愾同心。如果殄滅
醜類。迅奏膚功。必當特沛殊恩。立加懋賞。所有前此辦理未善
之處。概不深究也。勉之。望之。

丙辰。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奕經等馳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蘇。將截留河
南官兵。派員星夜管帶赴浙等語。著牛鑑等即行遵照辦理等
因。欽此。當即飛飭該官兵星夜起程赴浙。並將前次奏明
調防蘇州寶帶橋及江震一帶之揚州營兵三百名。移駐
平望王江涇各一百五十名。仍由臬司統帶。扺數備防。茲

復欽奉

上諭。江蘇內河一帶。亦應嚴行防堵。昨已有旨。諭令山西巡撫。將備調大同等鎮兵一千名。派將弁管帶。迅赴蘇省。著牛鑑程矞采酌量情形。與前調之湖北官兵。擇要安置。嚴密防守等因。欽此。現在乍浦夷船。雖早經退出。而寶山漁勇探報。四月二十九日。小羊山洋面。尚有夷船二十二隻。火輪船四隻。從東北行駛而來。是其飄泊靡常。行蹤無定。必須先於要隘厚集兵力。庶可期大挫其鋒。查省城內河。以浙江交界之王江涇。平望鎮兩處。為蘇州門户。近海則以常熟縣之福山口。太倉州之劉河口。為省會要津。如該夷豕突而來。均

可以登岸滋擾。不能不豫為之防。所有奉調湖北。山西兩處官兵。容俟到蘇後。臣與督臣熟商。妥為安置。恪遵

訓示。扼要嚴防。不令奇零散布。以聯聲勢而壯軍威。儻該夷不敢深入內河。亦與督臣體察情形。或將湖北山西之兵。酌量

奏明截止。萬一再有警報。河漕徐鎮等標。尚可酌調防兵。藉資策應。惟蘇省五方雜處。誠恐奸徒乘間竄匿。防範未可稍疏。業經臣督同兩司。勸諭紳商。捐資團練。並於各街道樹立木柵。添雇更夫。以期家自為守。人自為衛。一切由紳董自行經理。不假官吏之手。一面飭令地方官。刊刷門牌。將城鄉戶口。逐一覈實編查。所需紙張飯食。委員薪水。

俱係官為捐給。毋許索擾商民。仍由臣督飭文武各員。晝夜巡邏。用昭嚴密。再浙江遣散義勇。前奉
諭旨。分飭所屬。於該壯勇到境時。嚴加彈壓。密為稽查。如何押遞回籍。仍著妥籌酌辦等因。欽此。查蘇省前有寧波遣散鄉勇過境時。追繳軍械。其安靜行走者。即行遣送回籍。內有並不經由大路。桀驁不馴。恃強賒買者。即由各屬分別責懲。遞解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次乍浦逃勇。亦即照此辦理。尚未滋生事端。仍飭各州縣。隨時彈壓稽查。務使閭閻不致驚擾。該勇等亦各有所依歸。以仰副
聖主禁暴安民之至意。

程矞采又奏。竊臣於五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難保不乘風乘潮。折回北駛。沿海各口。必要扼要嚴防。著牛鑑程矞采。督飭員弁。認真防禦等因。欽此。伏查該逆自退出乍浦後。旋據各屬探報。瞭見南匯外洋。有白篷船二十二隻。火輪船四隻。自小羊山東北行駛而來。正繕摺具奏間。欽奉前因。並據寶山縣飛稟。四月三十日。午刻。有夷船三隻。停泊川沙黃家灣。直東洋面。其餘均泊十六墩相近地方。初一日辰刻。瞭見火輪船三隻。大小白篷船數十隻

均向南匯外洋駛去。各等情。查各屬所報夷船。數目多寡不一。該逆隱見不常。游奕無定。南匯近接金山。相距乍浦匪遙。是否仍欲至乍滋擾。抑思竄入江蘇。以圖一逞。其心尤為叵測。上海吳淞等處。早經雇備商漁等船數十隻。飭令管駕之兵勇。按期操演。並在沿海一帶。往來哨巡。認真瞭探。臣復會同督臣。及提鎮等。督飭將備。申明紀律。如有夷船近岸。務須查探確實。始行開放槍礮轟擊。不許先事張皇。亦不得臨時卻退。並隨時隨地。查拏漢奸。以杜勾串。毋使稍有疏虞。至平望。至江涇兩處。移駐之揚州營兵三百名。業經臬司妥為安置。飭令帶兵將弁。實力操巡。該司

衙門。為形名總匯。現已回省清釐案牘。萬一浙江有警。仍飭星夜前往。督同守禦。現在沿海一帶。防範極為嚴密。省城居民。安堵如常。堪以仰慰

宸廑。

硃批。凡密點處。皆係朕不放心處。

諭軍機大臣等。程矞采奏河南官兵。全數赴浙。現在籌辦防堵情形。並查明夷船在江蘇外洋遊奕。各一摺。覽奏均悉。河南官兵。已全數飭令赴浙。所有平望至江涇兩處。為江浙交界之地。最關緊要。現祇有揚州營官兵三百名駐彼。是否足資防禦。著與牛鑑會商妥辦。至湖北山西兩處官兵。陸續可到。應如何分撥

駐紮。亦應豫為籌畫。臨時方可得力。該逆船隻。現在外洋遊弈。窺伺吳淞海口。牛鑑已帶兵前往防勦。惟逆夷內犯。全恃漢奸為引導。上海距蘇州府城稍遠。其餘各海口。港汊紛歧。在在均關緊要。該督恐難兼顧。著程矞采於省城人煙輻輳之地。認真嚴密稽查。不使奸匪溷跡。向來販賣洋貨之人。尤易與夷奸熟識。更當留心查察。以防臨時作為內應。其餘各海口。亦應派委妥員。一律加意防範。勿墮逆夷聲東擊西奸計。所有乍浦逃散鄉勇。並著留心飭屬彈壓偵察。毋使藉端滋擾。以杜奸宄而靖閭閻。

戊午。

諭內閣前因奕山等覆奏。關天培陣亡時。兵丁走散情形。跡近欺詐。辦理錯謬。當降旨交部嚴加議處。茲據該部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奕山著革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從寬留正紅旗漢軍都統。與祁𡎴樂寶常均著改為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己未。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逆船遊奕江境。臣親往海口督戰。於五月初一日。由驛具奏在案。臣拜摺後。即於是日未刻登舟。由黃浦江馳至東礮臺之高橋鎮。始悉夷船三隻。已停泊吳淞海口。而川沙南匯。均據報羊山葭山黃家灣之東南皆有夷船多隻。臣於次日辰刻。馳至吳淞塘岸。

覩見三桅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口外。約有六七里之遙。初一日午刻後。曾開放大礮八十餘出。探係經行商船。被其攔截。該商船落蓬不行。該夷即停泊不發。其仍有駛行者。即放舢船追回。約計被脅商船。已有二十餘隻之多。

臣當即飭令備戰各船一百餘隻。橫排口內江面。以防奸細竄入。旋據海口稟獲商人。詰係該逆勒買牛隻。方肯放回。殊難憑信。該逆倏往倏來。狡焉思逞。已非一日。顯係留阻商船。盤查路徑。因脅集各船。裝載奸細。為前驅驀越之計。（朱批。[illegible]）臣即出示諭止各商船停泊口外。該夷船退後再行進口通商。並嚴飭管帶戰船之將弁。加倍小心防範。如有諭

止不聽。擅行進口之船隻。即行開礮轟擊。毋稍大意。臣查該逆船三隻。與強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而停泊羊山義山之十一隻。並黃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其詭譎情狀。實令人憤懣難堪。自初一至初四日。該逆船共開礮有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槍一礮。止有鎮定埋伏。以待其來。外則示以不測。內實嚴益加嚴。提臣陳化成。心如金石。士肯用命。徐州總兵王志元。寶山縣令周恭壽。於沿塘要隘。層層埋伏。安設大礮。武虎蹲礮位。十餘尊至數十尊不等。弁兵人等。均皆膽壯。[illegible]無不有踴躍欲試之意。尤可喜者。寶山民情甚屬固結。

雖婦女亦不怕賊。其各村鄉民。恨逆夷之滋擾。不得及時
耕作。或數十人。或數百人。均各豫備器械。戮力擊賊。臣雖
不敢恃為無恐。而現在光景若此。又不敢不據實直陳。仰
期稍紓
宸廑。臣現駐寶山縣城。惟有會同提臣陳化成。督飭各將弁。不動
聲色。加倍小心防守。臨時相機抵禦。以副我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
牛鑑又奏。正在繕摺間。又據河標遊擊黃永清稟報黃家
灣東南。有小鳥船二十餘隻經過。該逆船停泊之處。似有
會商情形。旋即開行。又見吳淞夷船。復加三板小船。迎至

鳥船。亦有會商情形。恐係漢奸指示路徑等語。臣查該逆

居心叵測。當此十分緊要之時。吳淞海口。防堵雖屬嚴密。

由吳淞而至蘇州省城。並未設有重兵。亦不可不先為慮

及。臣查浙省自乍浦失守後。與乍浦毗連之平湖縣界地

面。係安徽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在彼防堵。現在

浙省洋面。既無夷警。臣謹遵

皇上如本省官兵不敷調撥。須向鄰省徵調者。一面奏聞。一面飛

咨調取。毋誤事機之

諭旨。擬將該總兵尤渤所帶之兵丁一千名。飛咨調取。查平湖縣

與松江府屬之金山縣。係屬接壤。不過一日夜可以馳至

上海。既可壯聲威而資應援。亦不至有緩不濟急之慮。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竊查逆夷自退出乍浦。
大幫船隻。多半在江蘇洋面。小洋山停泊。招寶山仍泊夷
船二隻。外有火輪船一隻。時常往來定海衜頭及岙港停
泊十四隻。聞有移動。惟前報大小羊山地方停泊夷船。已
近外洋。浙省並無探船。未能逼近瞭望。僅據來往商漁船
隻探報。究恐未能真確。至江蘇崇明川沙一帶。前聞泊有
夷船。嗣接兩江總督牛鑑咨稱。江蘇洋面夷船現在向南
駛行。而羊山定海。又並未報有續來船隻。其是否係南駛
北竄。奴等現復差人密探。尚未回報。惟現據浙江鹽運使

常大湻呈出有人自福建寄來鈔錄偽示一紙。芬等詳閱
其詞。內稱戰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船一百二十餘隻。欲
往廈門寄碇。四月間協同廈門船隻。前往天津等語。查逆
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或該逆尚未再犯廈門。抑或就近
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又或添船來浙。故虛作以北駛之謠。
俾各處防備稍疏。乘虛一逞。均未可知。逆夷果否自廣東
起碇。閩粵督臣。是否具奏。亦尚不知真偽。惟該逆現有北
竄之謠。所有沿海地方。均宜加意豫防。俾免疏虞。芬現已
飛咨各海疆省分將軍督撫。并札飭浙省分守口岸文武
員弁。一體嚴防。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務先派委妥人。出洋哨探瞭望。整飭士卒。鎮靜
駐守。猶於海口狹隘緊要處所。設法布置。以期有備無患。
弁仍密差探報。於象山定海一帶確探。有無夷船向北駛
行。再行具奏。
硃批。狡猾披猖。曷勝痛恨。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現在防堵情形一摺。
據奏五月初一日。逆夷三桅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吳淞口
外。開放大礮。該督現飭備戰各船一百餘隻。橫排口內江面。以
防奸細竄入。並出示諭旨各商船。俟逆船退後。再行進口。該逆
船與強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其

停泊羊山瓶山之十一隻。並黃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等語。逆船停泊洋面。數日內開礮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槍一礮。靜以待動。不致為其所誘。辦理甚合機宜。提督陳化成等設伏安礮。將士用命。民情固結。自無難收戰勝守堅之效。惟該逆夷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此處防守甚嚴。或分駛兵船。前赴崇明一帶海口。乘虛占據。意圖牽制。旋復窺伺吳淞。不可不處處防範周密。使彼無虛可擊。又另片奏。飛調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至上海應援等情。所見甚是。即照議辦理。又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風聞閩粵夷船。意圖北竄等語。該逆聲東擊西。伎倆最為狡獪。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所有前

調赴蘇之山西大同等鎮官兵現已諭令沿途截留。赴天津聽候調遣。如頭起已行抵江南境界。該督即飭令管帶員弁飛速折回赴津。此時蘇省防堵亦關緊要。如兵力尚單。不敷抵禦。著一面奏聞。一面即飛咨奕經。將浙省調到各路防兵內。擇其距江蘇較近者。速行飭往應援。毋稍遲誤。本日已有旨諭知奕經等。妥為豫備矣。將此諭知牛鑑並陳化成知之。奕經等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意圖北竄一摺。據奏福建鈔錄偽示。有戰船三十餘隻。小船一百餘隻。由廈門寄碇。協同前往天

津之語。已有旨諭知訥爾經額確探嚴防矣。逆夷狡獪披猖。甚堪痛恨。浙江洋面。夷船現已減少。儻乘機攻復鎮海定海。俾逆夷多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當可得手。至聲東擊西。逆夷慣技。或故作北駛之謠。添船來浙。亦未可定。著該將軍等。嚴密備防。無少疏懈。仍著確探逆蹤。迅速具奏。該逆現在江蘇遊弈滋擾。已據牛鑑調取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應援。諒已飭令赴蘇。本日又有旨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官兵一千名。截留赴津協防。江蘇兵力。恐尚不敷。已諭知牛鑑如果江省需兵。即札致奕經。就近由浙撥赴差遣。該將軍接到江蘇札調信件。飛速派兵應援。無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並防堵情形。又奕經奏。查
探逆蹤。意圖北竄。各一摺。逆夷狡獪異常。所稱前往天津。難保
非聲東擊西之計。惟既稱有大幫逆船。協同來津之語。必應嚴
密防範。不可稍存大意。現已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官兵一千名。
飭令沿途截留。迅赴津門。著訥爾經額飭屬確切哨探。一有夷
船蹤跡。飛速奏聞。牛鑑奕經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並防堵情形。又據奕經等
奏。查探夷船。意欲會同北竄。各一摺。逆夷詭詐異常。聲東擊西。

是其慣技。現既倡言北竄。各該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著禧恩

托渾布督飭員弁。先事籌防。毋稍大意。仍隨時確切哨探夷船

蹤跡。飛速奏聞。牛鑑奕經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奕經等奏。風聞閩浙夷船。意圖會同北竄一摺。據奏有人

自福建寄來鈔錄僞示一紙。內稱戰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船

一百二十隻。欲往廈門寄碇。於四月間協同廈門船隻。前往天

津等語。逆夷詭詐異常。難保無故作北駛之謠。為聲東擊西之

計。或欲再犯廈門。或就近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均未可定。著怡

良劉鴻翺。確切查探。果否有夷船多隻。在廈門寄碇。並有無來

津確信。現在夷船在閩者。共有幾隻。由六百里加緊迅速具奏。並著賫飭員弁。加意嚴防。毋得稍存大意。

又

諭。前有旨令齊用遷將所挑山西精兵一千名。選派將弁管帶。迅赴江蘇防堵。已據該署撫奏明。於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等日。分起行走。取道河南。前赴蘇州省城。現在天津防堵。尤為緊要。著齊用遷。鄂順安。飛飭沿途地方。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兵一千名。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飭令帶兵將弁。迅速馳赴天津。交訥爾經額調遣。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諭。前有旨諭令鐵麟敬敫豫備察哈爾蒙古精兵二千名。聽候調撥。並令將管帶各員。酌量選派。及應用馬匹器械衣糧。逐一備齊應用。該都統等當已妥密豫籌矣。逆夷儻敢乘風北駛天津海口。尤應先事豫防。所有豫備之兵。著該都統等即令分起管帶。先行駐紮口上遊牧。聽候諭旨。其應用馬匹器械衣糧等項。務須揀擇驃壯。挑選精利。悉遵前旨。豫備齊集。不論何時。一經奉到諭旨。即日起程。毋許稍有遲誤。

辛酉。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五月初五日。具奏逆船停泊情形。於午刻繕摺拜發後。即於是日申刻。臺報逆船自南駛來十九隻。在東殴臺洋面擱淺一隻。又於次日卯刻。

駛來五隻。亦於東礮臺洋面擱淺一隻。均離塘岸有五六
里之遙。我之礮力。不能轟擊有準。是以未經開放。臣於初
六日午刻。親往西礮臺。會晤提臣陳化成瞭望。適見該逆
火輪船一隻。探水。漸近海口。已有五里之遠。本欲俟其再
近里許。即行轟打。彼見塘岸人多。旋即折回。臣連日周歷
海塘。悉心考究。其東礮臺並非該逆必爭之地。何也。東礮
臺之塘岸。有淺灘可上者。不過黃家灣廟港。三顆銀杏樹
等處而已。其黃家灣離礮臺尚有三十六里。至廟港兩處
離去礮臺甚近。然該處深港。去岸甚遠。連日該逆船擱淺
二隻。是其明效。該處防護兵丁。共有一千數百名。設伏策

應。足資守禦。況東礮臺以至上海。中隔黃浦大江。該逆斷不欲捨舟深入。致陷不測。而其最緊要者。莫如西礮臺一處。且海口深港。亦去礮臺甚近。然該逆礮力雖能及我。而我兵但貼伏塘內。斷不致有傷於我。而我用連環大礮轟打。彼則斷無躲閃之處。由西礮臺而至寶山縣城之東門。土塘約有六七里之長。其深港又較遠四五里。處處有礮。即處處可擊。處處並有接應之兵。彼亦斷無飛越數丈壁立之高岸。豕突犯我之理。再由東門以至小沙背一帶。深港去岸已有十餘里之遠。此處止有豫備陸戰。截其來路。而

朱批。[illegible]

我兵已層層設礮。節節埋伏。彼不能攜帶大礮。犯我內地。

雖有火槍火箭，亦斷不能敵我之大礮擡礮，與夫百餘尊虎蹲礮位。此理亦不辨自明。且我之火箭噴筒毒火之類，均已豫備齊全，堪資得力。此東西兩礮臺防守之實在情形也。總之該逆之所以狡焉思逞者，不過聲東擊西，乘我之懈，豕突登岸，搶我礮臺，以遂其長驅內犯之計。但使我之礮臺能守，則彼之伎倆，自無所施。此臣所以日夜籌思嚴密布置，而不敢使有一隙之可乘者也。惟是兵凶戰危，加以臣才識庸愚，有臣心力所可及之處，即有臣思慮所不及之處。臣惟有殫竭血誠，加倍謹慎，不敢以防閑既周，而稍存自恃之心，亦不敢以勢處萬難，而稍存畏葸之念。

謹與提臣陳化成。勠力同心。激勵將士。有進無退。以期無

負我

皇上畀以封疆重任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夷連艅駛至海口。尚未開仗情形一摺。據奏。逆船自南駛來。共有二十餘隻。在東礮臺洋面擱淺二隻。其西礮臺一處。海口深港。去臺甚近。我兵貼伏塘內。伺其近岸。即用連環大礮轟擊。逆夷斷難躲閃。由西礮臺至寶山縣城東門。現已安礮屯兵。由東門至小沙背一帶深港。去岸較遠。亦已層層設礮。節節埋伏等語。覽奏甚慰。逆船二十餘隻。駛入江省海口。經該督等審勢料敵。水陸交嚴。深得以靜制動之法。如此

豫備嚴密。必能迅奏殊勳。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惟防守雖
已周妥。臨時仍須謹慎。諒該督等必能同心協力。計出萬全。其
東礮臺之黃家灣廟港等處。去岸雖遠。儻該逆用小船冒死闖
入。亦屬可慮。自當先事豫防。該處兵丁一千數百名。是否足資
防勦。著該督相機布置。勿致顧此失彼為要。至擱淺船隻。現在
作何下落。著即查明馳奏。將此諭知牛鑑。並諭陳化成知之。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乍浦夷船。於前月十九日。全數
退出大洋。後經臣飭屬探明。該夷船在小羊山等處洋面
停泊。當經恭摺馳奏。並因小羊山界連江浙。各船可以直
達上海等處。亦可越江蘇而竟至天津山東。復又飛咨沿

海各省。一體防禦在案。茲於本月初四五等日。疊准江省督撫臣來咨。該省寶山川沙太倉等屬洋面。屢有夷船遊奕。並有數船逼近吳淞海口。是該逆顯有侵犯上海等處之意。而浙省現在傳言。又稱該逆另有兵船數十隻。於四月間在閩省之廈門寄碇。欲與在廈門之船。北犯天津等語。臣查該逆自去秋抵浙以來。時有赴天津上海滋擾之語。今廈門究竟有無寄碇之船。固無從知其虛實。但在浙夷船。先自甯波退赴乍浦。茲又自乍浦退赴江蘇。其行蹤漸已自南而北。居心實為叵測。天津為

畿輔重地。我

皇上久已命將派兵。駐守其地。如使該逆竟敢豕突。不難立予殲除。且該逆兇燄雖張。然往來皆以船為巢穴。非其大船可到之處。不敢即行深入。其前在甯波數月。從未內犯曹江可以概見。天津雖居海濱。而其內則均屬陸路。即有河道亦屬淺窄。該逆斷不敢內闖。至漢奸阿附逆夷。逆夷難到之處。漢奸亦不敢妄動。是逆夷即使駛至天津。喫重者只在海口內地。仍可無虞。惟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況自逆氛不靖。三年中閩浙粵三省。屢次失利。各省風聞其事。未免心存惶惑。設逆船一到兵民或先自震驚。轉恐難以克敵。臣愚昧之見。此時固當

申明軍紀。為攘外之謀。尤當鎮定人心。為安內之計。可否
仰懇
皇上敕下直隸督臣及順天府尹。將該逆祇能在深水大洋。縱橫
出沒。不能棄船率類。冒險輕進各緣由。剴切示諭。使兵民
咸曉然於該逆之不足慮。則臨事不致倉皇。可期掃除兇
逆。奠定要區。於軍務似有裨益。臣自乍浦失守後。病勢日
增。茲因見賊漸向北駛。不勝惴惴。是以不揣冒昧。瀝獻愚
忱。以備
採擇。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至定海縣夷船。現無蠢動。鎮海縣招寶山。該逆亦仍占據未

退。而省垣人心。尚屬安帖。合併陳明。

硃批。覽卿奏。甚屬可嘉。朕自當相機妥備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逆船漸已自南而北。天津海口。急宜豫為籌備一摺。覽奏均悉。逆夷船隻。先自寧波退赴乍浦。旋自乍浦退赴江蘇。行蹤漸已北駛。居心實為叵測。江蘇停泊逆船。現據牛鑑奏報。水陸交嚴。相持數日。該逆已有擱淺船隻。防堵尚為得法。其天津地方。亦經朕諭知訥爾經額。相機妥備矣。浙江定海等處。停泊逆船。據奏占據未退。近日實在情形若何。各處夷船共有若干隻。其浙省所傳該逆另有兵船在廈寄碇之語。閩浙聲息相通。著劉韻珂隨時確探據實馳奏。並所奏自乍

浦失守後。病勢日增等語。該省軍務緊要。該撫總當以國事為重。若日加焦慮。無益於事。務須加意調攝。以慰朕懷。

壬戌。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五月初七日。馳奏逆夷相持情形。臣於拜摺後。復周歷海塘。會晤提臣陳化成。據該提臣面稱。經歷海洋幾五十年。海上防禦。全憑礮力。此身在礮彈中。入死出生。難以數計。刻下布置精密。可打勝仗。並囑臣放心等語。詎料初八日卯刻。臣正傳署遊擊張蕙。轉傳軍令間。驟聞塘岸礮響。知係開仗。即至南門城外。親往督戰。庶將士見臣親至。益加奮勵。惟時礮子從空亂飛。冒險而往。乃甫至教場地面。礮彈在臣前後左右。落者無數。

遥見該船巍如山立。係將巨礮安於桅上。觀定臣所隨之隊。重臺施放。隨兵被擊斃者十餘人。俄報提臣陳化成。在塘對擊。曾轟壞夷船三隻。約傷斃夷匪數十人。夷匪仍臺放大礮火箭不止。教場房屋。以及將臺。連被打破。臣憤懣填胸。恨不以一身敵愾。而將士見勢危急。扶臣折回。見礮彈所著處。屋瓦亂飛。草木拔靡。臣自度萬無生理。行五六里之遥。漸至城門。竟未遭其毒燄。臣回至縣城。城內居民本少。業已搬空。而寳山令周恭壽（殊[illegible]。[illegible]）帶鄉勇二千名。已在乍浦防堵。俄報提臣業已陣亡。遊擊張蕙身帶重傷。周恭壽墜馬跌傷。又報土塘業已轟裂。所堆土牛。多被打塌。逆夷

由衣周塘登岸。臣看此光景。已不可支。即從西門退去。不
過四五里之遠。即見東門一帶火起。又見西礮臺存貯火
藥之處。並被焚燒。又探報逆船二隻。已駛進海口。尚恐後
船連檣而進。上海無險可守。知已不可復問。臣於黃昏時。
始抵嘉定。連夜持令收集各營潰兵。即馳至太倉州城。防
堵劉河要口。並一路查探逆艘。截其入省之要道。保守根
本重地。臣惟有仰天痛哭。自撾自恨。又提督陳化成。為
國家忠勇兼全之臣。遽效死於頃刻之際。臣又不禁仰天痛
哭。伏念臣以一介庸儒。未嫻軍旅。仰蒙
皇上不次鴻恩。擢任兩江。半載以來。與提鎮文武等。講求防禦。舉

凡練兵繕械。賞功懲情。一切機宜。實已蒿目窮心。不遺餘
力。詎料逆夷兇猛。迥出尋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擊
身經。方知兇燄非可猝制。委非將士不肯用命。惟臣忝任
封圻。統兵無術。致有屢失。撫躬自問。萬死難償。惟有仰求
天恩。先將臣從重治罪。以為失律者儆。
硃批憤懣填胸。
諭內閣。牛鑑奏逆船闖入吳淞。提督陣亡。寶山失守一摺。逆夷突
集船隻。攻犯寶山。江南提督陳化成督率弁兵在塘堵禦。相持
七日之久。開礮轟壞夷船三隻。傷斃夷匪數十人。該縣地本濱
海。該逆輒將巨礮安於大船桅上施放。致將土塘轟裂。捍敵無

貲。該提督陣亡。該縣城旋亦失守。覽奏曷勝悼惜。陳化成久歷海洋。素昭忠勇。此次臨敵。亦極果敢。竟爾捐軀。尤宜特沛殊恩。以慰忠藎。陳化成。著交該部照提督例賜䘏。仍加賞銀一千兩。即由江蘇軍需局給發。並著該原籍督撫查明該故員子孫幾人。據實具奏。併於殉難處所。及該原籍。各建專祠。該故員靈柩回籍時。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其陣亡將弁兵丁。由該督一併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入吳淞。提督陣亡。寶山失守一摺。據奏。初八日卯刻。驟聞塘岸礮響。知係開仗。該督親往督戰。逆見該逆將巨礮安於大桅之上。重疊施放。陳化成在塘對擊。轟

壞夷船三隻。傷斃夷匪數十人。該逆仍疊放大礮火箭不止。將教場房屋將臺打破。旋報提督陣亡。該督退至嘉定。收集潰兵。馳抵太倉。防堵劉河。以遏入省要道等語。覽奏憤懣填胸。寶山為上海屏蔽。現在失陷。該逆已有進口之船。自應竭力防守。著牛鑑一面將各營潰兵收集。一面查探逆䑸。飭令員弁等各就所守要口。嚴密防範。勿使該逆乘勢內犯。此次該督身冒矢石。親自督戰。因該處地濱海口。無可捍蔽。以致有此挫失。著暫緩治罪。該督惟當振刷精神。力圖補救。不可稍挫銳氣。以致再有疏虞。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

孝兼程赴蘇署理矣。

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稱。自逆夷滋擾以來。凡屬江海要隘。莫不加意謹防。茲德珠布前據兩江總督臣牛鑑。江蘇巡撫臣程矞采。各准浙省咨會云。逆夷購買揚子江圖。有窺探江南之語。省會各要隘。宜當謹防等因。詞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准督臣牛鑑。將逆夷退出乍浦。移船來竄江蘇金山海口一帶窺探。旋即陸續退去等情。札會前來。茲伏思夷情叵測。而省城重地。不可不加意籌防。恭

查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欽奉

諭旨江南省城。尤關緊要。著將浙省調去江甯駐防兵丁。全行撤

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等因。欽此。因浙省大兵未到。經浙撫臣

劉韻珂奏。請暫留浙省。俟大兵雲集。再行撤回歸伍。又於

本年正月。奴才與督臣牛鑑遵

旨會議省城衝要。應行添造鳥槍擡礮。統共舊有槍礮。以供防守

省城。其調往浙省。暫留堵禦兵八百名。帶去鳥槍擡礮。旣

俟浙省大兵到齊。即可撤回本省等情具奏。奉有

諭旨。調往浙省之兵。不日即可回省等因各在案。今雖逆夷遠退。

而江南海口一帶。防守嚴緊。長江似可無虞。第江南省會

為東南半壁。七省通衢。地方遼闊。人煙輳集。駐防旗兵額

設二千八百六十三名。內除暫留浙省八百名。本省現實

有兵二千六十三名。連青州留教馬陣兵一百名。共有旗
兵二千一百六十三名。其綠營兵丁。除調往守汛之外。所
餘在城兵數無多。督親身踏看。省城圍垣五十餘里。水陸
要隘甚多。現在省城滿兵。實屬不敷防守。可否仰邀
聖鑒。將浙省暫留旗兵八百名。遵前
旨撤回江南。庶敷防守。以重省垣。再京口地方緊要。亦須防堵。經
前任將軍佈勒亨等。欽遵
諭旨。派撥江甯旗兵四百名。前赴京口雩山一帶協防。繼經督會
同督臣牛鑑奏。將帶省青州旗兵派撥四百名。換回江甯
旗兵。各專防守。今江南自吳淞一帶。沿海至江。防堵森嚴。

雩山江面。自可無虞。惟京口城垣。倚河臨江。近接江南。乃南北咽喉。七省糧道。尤為緊要之區。京口駐防甲兵。只有一千一百餘名。不足以鎮要隘。擬將青州旗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內。駐紮城頭。庶足以振軍威。而於操防均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等奏。江南省城衝要。宜加慎重一摺。據稱江南省會。水陸要隘甚多。現在省城滿洲兵不敷防守。請將浙省暫留旗兵八百名。撤回防堵等語。已諭知奕經即將調往浙江旗兵撤回江南矣。至京口地方。尤關緊要。請將青州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內駐紮。亦著照所議辦理。該將軍等仍當實心

訓練。毋稍疏懈。以振軍威。而資捍衛。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竊查浙洋地方。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隻。其前在羊山遊奕船隻。並未駛回定洋。又據探報。羊山洋面。現亦未見有船。惟聞五月初一日。江蘇寶山洋面。有火輪船四隻。帶白蓬船十餘隻。在彼開礮數十聲。礮彈未及塘岸。即行落水。嗣後相持未動。而外洋隱隱瞭見大船多隻。刻尚未接江蘇咨文。奴才等現已密差確探。該逆究係分向何路駛竄。再行具奏。奴才特依順前赴嘉興一帶。確查前次乍浦接仗情形。並傷亡官兵。現已漸有頭緒。一俟查明何路弁兵。首先潰

敕。即當遵
旨辦理。仍回省城駐紮防守。現在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半在省
城。半在嘉興府城屯住。署理乍浦副都統伊里布。自懇仍
令在省。與𡗝等商辦一切。較為近便。𡗝齊慎俟特依順回
省後。再行前赴上虞以東。調撥兵勇。彈壓防堵。毋使逆夷
乘我不備。復來滋擾。𡗝與經現在察看情形。嚴飭各口岸
文武員弁。加意防守。斷不敢稍有疏虞。致廑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與經等查探夷船情形一摺。據奏浙洋招寶山仍
泊夷船二隻。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隻。前在羊山遊弈之船。並

未駛回定海。現在羊山洋面。未見有船等語。覽奏已悉。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江蘇軍務緊要。著奕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領弁兵。馳赴江蘇。會同牛鑑。竭力防守。據奏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半在省城。半在嘉興。現已有旨。令耆英與伊里布馳赴江蘇。辦理夷務。乍浦副都統著特依順派員暫署。再據德珠布奏。江甯旗兵八百名。請飭撤回江省。著奕經即將此項旗兵撤回駐防。其浙江防守事宜。仍著會同特依順劉韻珂。妥商辦理。毋致再有疏虞。是為至要。將此諭知奕經文蔚齊慎並諭令特依順劉韻珂知之。

又

諭。前有旨諭知耆英。令其暫緩赴粵。俟乍浦嘉興一帶布置妥協折回杭州省城。當已遵旨回浙。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上海崇明一帶。勢甚危急。著耆英接奉此旨。迅即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與伊里布馳往江蘇。會同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乍浦副都統。已諭知特依順令其派員暫署矣。將此諭知耆英並伊里布知之。

又

諭。前據劉允孝奏報。遵旨挑選精兵。派員管帶赴蘇。該提督亦於四月二十八日。先行起程等語。本日據牛鑑奏逆夷闖入吳淞。提督業已陣亡。寶山旋亦失守。該省防堵事宜。現在十分喫緊。

劉允孝接奉諭旨。著即兼程星夜馳抵該省海口。署理江南提督。會同牛鑑。相機堵勦。毋稍遲滯。

又

諭。著經額布於吉林挑選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挑選精兵一千名。豫備天津一帶防勦之用。先期分派得力之員。妥為管帶。候旨調遣。所有馬匹器械等件。均著揀擇膘壯精利。務期適用。一俟奉到諭旨。即日起程。不准片刻遲誤。

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情形。係因縣城濱海。雖後路層層埋伏。兵勇期於接應。奈逆船疊放礮箭。我兵廹於地勢。

力不能支以致失事推原其故實山之兵但於沿海岸上開礮轟擊該逆船在水中或遠或近既難得有準頭且彼桅上之礮向岸施放我兵站立不住一經退後彼即蜂擁而上雖有槍礮不及開放此寶山不能得力之故也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逆船既不能靠岸則桅上之礮亦無所施我兵之後層去岸較遠又復層層有礮俟彼登岸或從後抄出轟擊或張兩翼橫截掩殺逆夷不識路徑可期勦殺淨盡大獲勝仗著訥爾經額相度形勢先事密籌其自潤河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已安礮位現在處處設有後路若將前路之礮酌移後路待逆夷登岸時點放轟擊當更得力該督惟當激勸軍心諭以以主逐客以逸待

勞之勢。庶衆志鎮定。不致臨時倉皇。萬不可因寶山失挫之事。妄為傳播。致懈士心。是為至要。至山東登州海口。離城遠近若何。前後各路。如何接應。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復蹈江蘇覆轍。牛鑑原摺。著鈔給訥爾經額。托渾布閱看。

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逆船駛至川沙南匯洋面。往來遊弈緣由。業經臣於初二日。由驛馳奏在案。旋據營縣稟報。初一日午後。已有逆船三隻。停泊吳淞海口。開放大礮八十餘出。商船被其攔截二十餘隻之多。並據鎮洋縣稟。該縣劉河之七丫口洋面。有夷船一隻。駛往停泊。旋即開行。並據寶山等營縣報。夷船於初五日。連䑸駛至吳淞東

礮臺洋面離塘岸有五六里之遙因礮力尚不能及未敢輕放槍礮現與我兵相持各等情臣因吳淞近接劉河直達福山該逆船隻來去無定難保非聲東擊西分赴各處滋擾劉河調防兵丁足數派撥惟福山相距蘇州尤近不能不豫為之防現在平望等處極為敉安當即抽撥揚州營兵一百名前往福山口會同本營及外調防兵擇要堵禦務使該逆無隙可乘並飭臬司馳往體察情形相機調度去後正在嚴密布置間接准督臣來咨初八日卯刻該逆與我兵開仗該督親自上塘督戰槍礮尤猛異常提臣陳化成業已陣亡寶山縣城失陷現有夷船二隻闖入海

口之黃浦江。逼近上海縣城。該督已移駐嘉定等語。臣接
閱之下。不勝背裂髮指。該逆自駛至吳淞以後。與我兵相
持數日之久。方謂廢然思返。詎料事出不測。寶山遽爾失
陷。其礮之猛烈。實異尋常。幸督臣未遭毒燄。而提臣已臨
陣捐軀。思之實深痛惜。且江蘇自籌辦防堵以來。已將兩
載。吳淞塘岸。礮位林立。其陸續鑄成者固多。而各屬起出
者。尤屬不少。至土牆土牛。均星羅棊布。今則化為烏有。現
在夷船又有駛入黃浦。儻上海再有蹉失。則軍火器械餉
銀等項。存貯尤多。實已不堪涉想。更恐被脅商船。裝載漢
奸。連檣駛入內河。蘇城為根本重地。與寶山上海。一水可

通。刹下並無重兵駐紮。言念及此。更覺心搖膽戰。前蒙
簡調湖北山西官兵。雖山西已咨報起程日期。而程途較遠。湖北
兵尚無赴蘇消息。均屬緩不濟急。臣前經奏明。如有警報。
即調漕河徐州等標兵丁。以資防禦。現已咨商督臣。酌量
調撥。並將督臣奏調在浙之壽春鎮兵二千名。移咨揚威
將軍等飭令星速徑赴蘇城。毋庸前往上海。一面札調駐
紮平望王江涇之揚州營兵二百名。前赴寶帶橋防守。其
蘇城內外地方。再行添派弁兵晝夜巡邏。仍即遴委文武
各員。前赴崑山寶帶橋兩處。並飭沿海各州縣。一體招集
潰散兵勇。以資調派。而免滋生事端。現在省城居民。不無

惶惑。更恐有土匪乘間竊發。搶掠貲財。臣已出示剴切曉

諭。務令各安本業。勿事驚疑。如有愍不畏法之徒。強搶民

財者。一經拏獲。即當軍法從事。以儆其餘。至臣一介庸愚。

毫無知識。仰蒙

鴻慈逾格。畀任封圻。茲逆夷攻陷寶山。臣未能先事豫防。負疚無

極。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為失守地方者戒。

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矞采奏。逆船二隻。駛入黃浦江內。蘇省防範

加嚴一摺。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現在逆船。又已駛入黃浦。

該處逼近上海。所有存貯上海縣城之軍火器械餉銀等項。著

即趕緊移貯他處。省城為根本重地。寶山上海。一水可通。更恐
該逆裹脅商船。裝載夷奸。連檣駛入內河滋擾。不可不加意嚴
行堵禦。所調漕河徐州等標兵。著該督撫等酌量調撥。其奏調
在浙之壽春鎮兵二千名。即照議飭赴蘇城。毋庸前往上海。餘
均照所議嚴密妥辦。至省城居民。務當剴切曉諭。各安本業。儻
有土匪。乘間搶掠資財。即以軍法從事。毋稍姑息。該撫自請嚴
議之處。著暫緩置議。至該逆船隻。儻有北駛之信。一經探明。即
飛速奏聞。是為至要。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奔
等接據揚威將軍來咨。逆船退出甯郡。恐其紛擾海疆。沿

照一體防範。並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甯波夷船。全數退赴鎮海。其鎮海夷船。大半開往定海。咨行防堵前來。夸等竊思夷情詭譎異常。其往來船隻。經過粵洋。亦屬靡定。自上年五月以後。有由該國駛來船隻。僅在粵洋遊奕。未經東駛者。有甫來粵洋停泊。旋出老萬山洋面。駛往閩浙者。又有前往閩浙之船。去而復返。仍泊粵東洋面者。是以夸等於本月十六日。奏報夷情摺內。當將該逆新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奏明在案。現復查得該逆灣泊九洲巡船六隻。潭仔巡船一隻。黃埔夷船一隻。尖沙嘴巡船二隻。兵船二隻。八號火輪船一隻。以上共二十隻。均係本年二

月以前來到之船。分泊各洋面不定。未經東駛。其自三月以後。有由該國新到十四號火輪船一隻。泊於三角。而尖沙嘴地方。在香港對面。所泊夷船為最多。三月杪。來泊夷目吐密。管駕中巡船一隻。四月初。來泊十號火輪船一隻。四月十八日。由該國新到三桅兵船四隻。每船夷兵約二三百名不等。四月二十二日。又由該國新到三桅兵船四隻。每船約來兵二百餘名。約各載馬四五十匹不等。又新到中小巡船二隻。以上新到尖沙嘴兵船巡船十隻。雖探聞有欲行駛往閩浙之信。尚未開行。此現泊粵東洋面未經東駛之逆船也。又探有六號。九號。十一號。火輪船各一

隻。咧𠹭巡船一隻。吻噸中巡船一隻。裝兵中巡船一隻。自該國駛來尖沙觜。均於四月十六日以前。陸續起碇。已出老萬山東駛。似係駛往閩浙。又有十二號十三號火輪船各一隻。三桅兵船六隻。中巡船一隻。係四月初旬。甫來尖沙觜。即於十八十九等日起碇。由校椅洲西駛。探報似亦係駛往浙江。此外另有兵船一隻。嘩喻巡船一隻。係自上年秋冬間駛出老萬山東去。今復於四月中旬駛回。仍泊尖沙觜。探係由閩浙甫經駛回。此又現在探得由粵洋駛往閩浙。以及前往閩浙。復行駛回。仍泊粵洋之逆船也。以上逆船來往。俱係據澳門同知。並新安香山各縣及大鵬

香山各協營隨時稟報。該文武員弁。亦係據該引水之水手。在洋瞭望。究之大海茫茫。其或赴閩赴浙。亦不能確然指實。即如該逆由浙駛回船隻。如仍在粵洋灣泊。尚可探悉。儻竟有外洋駛回本國。亦無從而知。惟現在尖沙嘴地方。既有由該國新到。以及自浙駛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較往時實為加多。且該逆火輪船。直到距省四十里之黃埔窺伺。夷情尤為叵測。耆等自當隨時激勵兵勇。嚴加防範。以周省垣而免疏失。至逆船在香港情形。疊據水師提臣轉據大鵬協稟報。尖山嘴之懲膺臺。官涌之臨衝臺。已被該逆拆毀。復於裙帶路。赤柱之上灣中灣下灣地方。隨時修

建營盤。兵房鬼樓馬頭等工。亦時有折毀。並有前被火焚燒復修者。又於裙帶路燈籠洲兩處。修建礮臺。安設銅鐵大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帶領夷兵駐守。偵邏甚嚴。復有漢奸在該處修造草棚舖房。交通買賣。其對面之尖沙嘴更有兵邏各船運泊。是該逆竟以香港為巢穴。而漢奸亦藉以為逋逃藪。等等現雖防守。刻刻不敢忘戰。俟有可乘之隙。再當相機妥為辦理。至奉

旨飭查該逆國中。有無事故一節。查本年二月間。傳聞夷商在澳門談及唊逆所屬出產棉花之嗌啊喇地方。均有唊夷兵目。帶領黑白夷兵各數百名駐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

傷亡。僅勝白夷。亦不敷駐守。該處逆夷兵目。於去冬勒派
該處黑夷商民。充當兵役。因而搆怨。羣起刺殺夷目。並將
白夷兵數百名。焚斃殆盡各等情。耆等因係風聞無據之
詞。未敢冒昧入奏。近日又據香港探報。逆夷所恃者。因前
占有嗌啊喇之埠頭。藉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今被嗌啊
喇嘈咾鬼子。將八嗔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致兵餉不
繼。揆其情形。似難耐守等語。前後印証。雖屬有因。究無確
據。耆等再當密為偵探。並隨時確查該逆來往船隻。迅速
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山等奏。廣東逆夷來往各船隻。並香港情形一

措。據稱查探逆船蹤跡。有僅在粵洋遊弋者。有駛往閩浙者。有去而復返者。現在香港對面尖沙嘴地方。有該國新到及自浙駛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較往時加多。該逆火輪船。直到黃埔窺伺。尤為叵測。又該逆夷在尖沙嘴。修建營房礮臺。均有夷目帶領夷兵駐守。更有漢奸修造草棚鋪房。交通買賣等語。覽奏均悉。逆夷蹤跡靡常。情形詭詐。著該將軍等隨時偵探。即行具奏。仍嚴密防堵。毋稍疏虞。至該逆國中。究竟有無事故。仍當留心訪察。再行具奏。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夷船全數退赴鎮海一摺。著怡良劉鴻翺飭屬確

探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閩省洋面。西與廣東南澳右營分

界。東至烽火營止。與浙江瑞安協接界。內地出海商船。俱

有一定水綫。至夷船駕駛。往往直從深水外洋行走。檢查

節據兩廣督臣飛咨暨南澳鎮營稟報自上年八月。至接

奉

諭旨之日止。計往東北之船。共二十四隻。往東南西南之船。共九

隻。而與浙江交界之烽火營稟報。只有往東北之船四隻。

往東南船一隻。相去懸殊過甚。總由該逆夷詭詐異常。一

舉一動。無不狡獪。自必更有捷徑疾趨。是以南北兩路之

船多少不侔如此至鼓浪嶼夷船現在又有八隻且時有火輪船駛入或進奕竟日或少停即去臣等日遣兵役暗暗偵探復由廈門同知顧教忠分投密查所報均屬相符該逆或住船中或住嶼上尚不肆擾至其所作所為有漢奸所不及知者探信之人大率即由此輩傳說忽畏之如虎狼忽易之如羊豕皆其左袒之詞不敢因之稍涉冒昧自疏戒備昨經浙江咨會乍浦復被攻陷不勝眥裂髮指愈懼才疏力絀惟有倍加謹慎以期無誤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遵旨查明閩洋經過夷船開單呈覽據稱自上年八月以來節據各鎮營稟報夷船往來無定其鼓

浪嶼夷船。現有八隻。且時有火輪船來往等語。逆夷詭詐異常。

現又陷我江蘇寶山。提督陣亡。該逆狡獪披猖。深堪痛恨。閩洋

時有夷船經過。鼓浪嶼仍被占據。著怡良劉鴻翱嚴密防範。毋稍

疎懈。嗣後夷船蹤跡如何。有無增減。隨時查明迅速具奏。